

# 穿越時空的翩娜·包殊

2009年翩娜·包殊(Pina Bausch)以六十八歲之齡驟然辭世後，由她領導長達三十六年的烏珀塔爾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仍繼續在世界各地演出她的舞作，包括今年香港藝術節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將她兩部七十年代的作品首次搬到香港舞台作同場演出。

這兩部作品是1975年12月3日首演的《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和1978年5月20日首演的《穆勒咖啡館》(Café Müller)，都誕生於烏珀塔爾歌劇院；就演出長度而言，都是小型作品，《穆勒咖啡館》只有四十五分鐘，《春之祭》更短，只有三十四分鐘。就舞者人數而言，《穆勒咖啡館》只有六位舞蹈演員，《春之祭》卻有三十二位舞者，男、女各半，規模很大。將翩娜這兩部作品同場演出，很自然地便會產生互相映照的效果，較這兩部作品過去四十年來的單獨演出，折射出更為豐富的意象與聯想。

■翩娜·包殊 © Wilfried Krüger

## 音樂穿越時空 場景對照鮮明

《穆勒咖啡館》採用了英國十七世紀作曲家浦塞爾(Henry Purcell, 1659-1695)於1692年面世的半歌劇(semi-opera)《仙后》(The Fairy-Queen)的音樂。《春之祭》原本則是俄羅斯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Stravinsky, 1882-1971)作曲，著名舞蹈家尼金斯基(V. Nijinsky)編舞，於1913年在巴黎Theatre des Champs-Élysées首演的現代芭蕾舞作品。展示現代社會人際關係、人生困局的《穆勒咖啡館》，使用的是三百多年前神仙故事的典雅音樂；相反地，展現遠古部落春祭儀式的《春之祭》用的卻是二十世紀初，打破傳統音樂規律的「現代音樂」。表面看來，在翩娜·包殊的舞蹈中，音樂都成為穿越時空的工具。

事實上，這兩部舞作在舞台上呈現出來的面貌和為觀眾帶來的感觀觸覺，確實是極為鮮明的對照。舞台上同樣是羅夫·波契克(Rolf Borzik, 1944-1980)設計的場景，《春之祭》除了舞台兩側各有四支側光燈架，便只有鋪滿舞台的沙土和一塊紅色輕紗；相對上，《穆勒咖啡館》便較複雜，佈滿舞台的是無數椅子，但小圓桌卻只有三張，是完全錯配的現代社會的象徵。至於左邊原本是硬崩崩的高牆，這次變成透光的玻璃牆；而進出咖啡館的空間亦由眾多門口變成只有一道旋轉玻璃門，此一改變是好是壞，見仁見智，帶出的意象則明顯轉變了。透明的玻璃牆看來沒有高牆那樣冷硬，亦讓人帶來憧憬，然事實上卻只是無法達到的虛空幻影。那對不斷相擁，又被一位年輕男子不斷分開的男女，便在玻璃牆前止步，男子多番抱頭猛力衝擊，亦只能倒在牆前。加上只餘一道玻璃旋轉門，那種閉塞的空間感帶來的困局意象便更為強烈。每次旋轉門轉動時帶來的掩映燈光變化，亦讓人帶著期待。

## 兩者異同對照 張力手法不同

《穆勒咖啡館》中的三男三女的角色，儘管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但咖啡館作為現代社會縮影，幾已是定論。翩娜的《春之祭》則仍依循著當年創作時的設想，用音樂與舞蹈來述遠古部落慶祝春天來臨舉行的「獻祭處女」儀式。兩者的時空背景很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雖然並無具體情節，但都帶有明顯的戲劇性，存在着矛盾衝突的張力，然而這種張力的營造手法卻完全不一樣。

對大多數人來說，包括筆者，過往觀賞錄像的觀感，很明顯地，《春之祭》的張力、衝擊，確是無與倫比，這不僅來自史特拉汶斯基澎湃洶湧、爆發著野性狂暴節奏的音樂，也因著翩娜編排的舞蹈，在情感上與形體上，都充分緊扣著氣勢如虹的音樂。

當晚(3月9日第二場)先行出場的十六位女舞者



■《春之祭》© Jochen Viehoff

和隨後出場的十六位男舞者，都能在音樂的刺激下，一步一步地迸發出潛藏着的無限體能，在不斷揚起的黝黑塵埃中，翻滾出強勁壓力下，帶有驚心動魄和驚嚇不安的張力；在最後五分鐘的「祀獻大舞-當選少女」(Sacrificial Dance-The Chosen One)，那塊紅色的輕紗包裹到被選中的「獻祭處女」身上，在各人惶恐的觀望下，她不斷舞動，隨著音樂越來越忘我。當晚該段很關鍵性的獨舞，由一位年輕的東方舞者擔綱，較為短小的形體，更突顯被獻作祭品的無助，從迷惑恐懼的表情，到忘情失控，多番倒地不斷掙扎的狂舞，最終在一下強烈的和聲中，音樂突然煞停，獨舞者亦精疲力盡倒地而止！一下子的寂靜，時間隨着張力亦齊齊凝結下來一樣！

至此，全劇告終，營造持續超過半小時的強大張力，亦完全釋放出來，化成強烈的掌聲，這種深刻的張力變化感覺，看來只有近距離觀看現場的演出才能感受得到了！

## 張力有弛有張 隱含難言悲愴

在《春之祭》面世三年後才誕生的《穆勒咖啡館》，其中的三男三女六個舞蹈演員在形體動作所展示的情感，及其中人人都可以感受得到所存在的戲劇性，由此形成的張力感覺，卻是有鬆有緊，有弛有張。相對於與音樂緊密結合的《春之祭》，浦塞爾的音樂，半歌劇《仙后》中的神仙故事內容，看來便與咖啡館中的人物故事並無直接關係，為此，場刊中不僅沒有列出所選用的五首詠嘆調的歌名，亦無刊印相關歌詞。

相關的是這五段由女聲或男性唱出的詠嘆調，都帶有一定的戲劇感外，更重要的是蘊含其中的傷

感，正好切合舞蹈中展現出人生中的眾多主題：不斷的追尋、得着與失去；孤寂、愛恨與需求；殘酷、熱情與同情；脆弱、喜樂與痛苦……全都隱含着難言的悲愴。這五首詠嘆調的歌聲也就能增添了色彩，增強了其中的張力。但這幾首詠嘆調卻非連續出現，於是，連接這些詠嘆調的，便是在演出時不時被推倒的椅子的碰撞聲音；咖啡館內的張力形成，也就變成跟隨着詠嘆調的出現而起伏，與《春之祭》緊扣着音樂，一氣呵成、不斷累積的手法並不一樣。

## 狂熱寒冰穿越 翩娜穿越而來

這兩部舞作面世四十多年後，於翩娜·包殊辭世亦幾近十年之後，廿一世紀的今日，得以在舞台上重睹，兩者對照，《春之祭》爆發出來的震撼感仍然強大，那種震撼更多的卻並非來自那遠古的祭祀，而是舞作中展示的個體與群體、男性與女性之間的角力與矛盾衝突。不斷翻起的黝黑塵埃帶來的迷蒙，豈非亦正是充斥着迷惑現象的現世社會的寫照嗎？！在狂熱的群舞中，不斷有個體被排擠出來，最後被犧牲的亦是個體，也就是說，穿越時空的非僅是音樂，翩娜的舞蹈更從遠古，或者可以說是四十多年前跨越到今天的廿一世紀。

如果說，《春之祭》的時空穿越是一種狂熱的穿越，那麼《穆勒咖啡館》的內容及所展示的種種赤裸人性，同樣活在今日的世界，各個角色的服裝都是生活中可見的長睡裙，薄身長裙，高跟鞋、套裝、上班服、便服、大衣。開始時的時空是清冷的，這種清冷感，間斷地穿插出現，令人從心底下感到震撼的是那種人生中，命運難以擺脫的悲情，是那樣的令人顫慄！那可是一種寒冰般的穿越。

其實，《穆勒咖啡館》從開場便出現的那位一身睡裙、恍如是夢遊者的女舞者，與其餘角色完全疏離，超越時空，冷眼而觀的旁觀者一樣，那原是由翩娜本人演出的角色，她走後雖已由其他舞者代替，這次在香港舞台上所見，在這個角色的身影中，仍不難感受得到翩娜這位二十世紀具有強大魅力的舞蹈家的精神，仍然遊走在二十一世紀的舞台上，這種穿越的感覺才最令人震撼。



■《穆勒咖啡館》© Laszlo Szito

■《春之祭》© Zerrin Aydin Herwegh

## 週末好去處

### 「城市藝裳計劃」 藝滿階梯

為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二十周年及香港藝術館五十五周年，香港藝術館由即日起至12月，選用藝術館以花卉為題材的名畫和文物，加上創意，展現於全港14個文娛康樂場地的20階梯。從現在到12月，這20條樓梯將會按春夏秋冬換上新裝，市民可以欣賞到八十個不同的設計。

為推動公眾參與，藝術館將聯同創不協作和香港展能藝術會，舉辦多項教育活動和藝術家工作坊，並為傷健人士特別設計活動與導賞團，促進社會和諧共融。

同時，藝術館正進行「花卉相片」募集活動，邀請公眾一同創作一張「現代百花圖」。參加者可讚好「藝滿階梯」facebook專頁，於facebook留言上傳一張以花為主題的相片，截止日期前累積最多「讚好」的十張相



城門谷公園內樓梯，裝飾上歐陽乃霜的水墨畫《蝴蝶蘭》。

片上傳者，將獲贈「藝滿階梯」種子包乙份。截止日期為4月30日。

此外，公眾亦可將有關「藝滿階梯」的照片，如工作坊、樓梯、花，上載至facebook或Instagram，標籤#藝滿階梯或#blossomingstairs，藝術館將選出部分公開分享的照片轉載至「藝滿階梯」的網站。

網站：www.blossomingstairs.hk  
facebook專頁：www.facebook.com/blossomingstairs  
電話：27210116

## 鄧偉傑獨腳戲 《最後的錄音帶》

同流劇團將於即日起於同流黑盒劇場重演由鄧偉傑自導自演的獨腳戲《最後的錄音帶》。鄧偉傑曾主演《聖荷西謀殺案》、《笑の大学》、《魂遊你左右》及《屠龍記》等為人熟悉的出色劇作，更憑《笑の大学》獲第十九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男演員」；上年亦憑《魂遊你左右》獲提名第四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導演」及「最佳男主角」兩個大獎。同流於2014年，以鄧偉傑獨腳戲《荒誕·存在》上半部的形式首演《最後的錄音帶》，並獲得第七屆香港小劇場獎最佳男主角。相隔三年後，鄧偉傑再呈獻此劇，挑戰演技與形體結合的獨腳戲。



鄧偉傑獨腳戲《最後的錄音帶》

由貝克特(Samuel Beckett)編寫的獨腳戲，創作於1958年，同年10月首演於英國倫敦皇家宮廷劇院，作為貝克特另一部戲劇《終局》的暖場。此劇與《等待果陀》、《終局》、《Happy Days》並稱為貝克特四名劇。

日期：4月22至24日，26至29日 晚上8時  
地點：同流黑盒劇場(新蒲崗大有街16號昌泰工廠大廈3字樓)  
查詢：6288 3685

## 書送快樂日 2017

「書送快樂日」來到第六年，主辦方將在這個週末攜同逾10,000本愛書人送出的好書，邀請大家隨意前來挑選心頭好，或窩在豆袋或沙發上看書，過一個愜意週末。其他好玩環節還包括：

- 1、玩樂手作坊：乾花書籤、絹印布袋及玉米黏土創作；
- 2、「一take過書評」年度比賽：大小朋友都可來到「書送快樂日」錄影棚，拍一段不多於2分鐘的「書評」參賽，既能分享所好，還有機會贏取iPad Mini一

部！  
\*書籍以原價約三成出售，收益撥歸慈善機構「書送快樂」推動惜書文化。  
\*敬請留意：活動期間，收書站只於4月21及22日開放。由於資源所限，送書前請參閱收書準則連結(http://on.fb.me/1zkAohY)。

日期：即日起至4月23日中午11時至晚上8時  
地點：將軍澳新都城中心一期 地下天幕廣場  
查詢：www.read-cycling.org

## 水晶看戲

# 眾聲喧嘩，眾生孤獨 —— 《美好的一天》

19位普通人，金融民工，舞蹈老師，網站公關總監，演藝經紀，退休財務人員，律師，90歲高齡的老人，投資機構員工，家庭主婦，物流主管，民宿管理者，退休職員，自由職業者，在校研究生，退休工人，私企老闆，幼教老師，小工廠業主，19個背景、年齡各不相同的普通人，在舞台上一字排開，從爭奪話筒，到各自敘述，平凡的一天，平凡的一生，交織成複雜而立體的生活場景。

台下的觀眾，可以縱覽全局地觀看19個人的共同發聲，也可以從耳中選取某個人的敘述，仔細聆聽。或是像我一樣，不斷地從一個頻道，切換到另一個頻道，聽聽不同的人，此刻正在說什麼。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戲劇場景設計，正常情況下，一個陌生人，要在你面前得吧得地說上一個半小時他或她的人生，尤其是瑣屑而庸常的一天，你肯定不會有興趣的。但當

這19個人集結在一起，各自敘說，並且是在舞台與燈光的烘托之下敘說，這種敘事，就變成了一種「美術館式」的肉身文獻展示和行為藝術。

觀看者不僅對敘述發生了興趣，而且是無差別地對每一個敘述者都產生了興趣，甚至會像集郵愛好者一樣，不願錯過任何一個人的敘述。但選擇的多樣性與慣性，又「迫使」我們不斷地做出選擇和變更，在關注對象之間進行切換與跳越。以至於每一次切換時，我都有點不捨，希望在換台的這三秒鐘當中再多聽幾句上一個人的話。

這是中國青年導演李建軍的新作《美好的一天》現場，嚴格來說，這部作品不是第一次搬上舞台，它曾經有過北京和上海兩個版本，前者是在北京青年戲劇節期間上演，後者是在上海當代藝術館的小劇場裡上演。但我看的這次，是一次更加嚴格意義上的「劇場版」，所有參演者來自杭州，所有觀眾是

購票進場的，而且票價並不算便宜，220元和380元。

有多少觀眾會願意買張票，來看一個完全是由普通人(非職業演員)展示的演出？有多少人願意來聽一個(或19個)完全沒有經過任何文本建構的故事？至少就我看的那場而言，近400人的劇場，幾乎滿座了。工作人員花了很長的時間來教觀眾如何使用那台經過特殊改造的收音機，在場的觀眾都非常耐心地接受了這個過程，甚至比一般看演出的觀眾更耐心，大概是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一場不一樣的演出。

在平凡的表演者和簡單的一字排開坐下之外，導演李建軍並沒有止步於這種簡單的物理呈現，舞台後區，一架綁了多根禮花鋼管的登高梯、三台電磁爐上不斷燒開嗚嗚作響的開水壺和高壓鍋，以及時不時漸強漸弱的白噪聲音效，極大地強化和加持了這部由普通人演出的作品。



《美好的一天》劇照 攝影：西戲

在眾人交織重疊的敘事過程當中，持續的高壓鍋嗚嗚聲、開水壺噴出的白煙、嗚嗚作響的白噪聲匯集成一種強大的聲場與視覺壓力。「轟」的一聲，禮花彈突然炸裂開，金銀紅藍的碎屑紛飛四散，所有人的敘述瞬間停頓下來，劇場裡突然陷入巨大的寂靜。反射着燈光的金銀紅藍碎屑在空氣中慢慢落下，這寂靜與煙花的散落，與在場的敘述者和觀眾，同呼吸、共命運。

寂靜之後，眾聲再度喧嘩。在戲的結尾，舞台背後的燈光漸強，刺痛雙眼，又漸暗，劇場陷入黑暗。黑暗中，眾人的話語不停息地匯聚着，持續的鞭炮與煙花聲通過擴音器傳出，升高。不再有舞台上真實的煙花禮彈，但它卻綻放於你的腦海當中。在黑暗中，煙花聲與敘述聲融為一體，像命運大潮的濤天轟鳴，你閉上眼，感受這一刻的高潮感，也感受黑暗當中，每一個敘述者，與觀者的孤獨。我想起辛波斯卡在

《葬禮》那首詩當中35句各不相同的短句：

- ……
- 「我上個星期夢見他，就有預感」
- 「他的女兒長得不錯」
- 「眾生必經之路」
- 「代我向未亡人致意，我得先走」
- 「用拉丁文說，聽起來莊嚴多了」
- 「往者已矣」
- 「再見」
- 「我真想再喝一杯」
- 「打電話給我」
- 「搭什麼公共車可到市區」
- 「我往這邊走」
- 「我們不是」
- 一切都毫不相關，一切都緊密相關。
- 在《美好的一天》裡，我們與這個時代，與19個陌生人，在黑暗中，靜靜地聯接在了一起。

文：水晶